

林语堂经典名著

神·鬼·人

苏东坡传

K825.6
4637

林语堂经典名著

神·鬼·人

苏东坡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A0740306

琼新登字 05 号

林语堂经典名著

神·鬼·人

——苏东坡传

总策划：郭金模

责任编辑：谢军
刘奕

*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

(海口市南航路侨企大厦 B 座 6 楼)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插页：4 印张：12 字数：251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609-101-7/I·29

定价：16.80 元

丛书总序

郭幼慧 刘奕军

三十年代初，被世人公认的、与鲁迅先生享有同样声誉的林语堂先生，在我国读者中曾有过四十余年的空白，这种空白应该说是极不正常的，也是欠公允的。“文革”时代“四人帮”营造的“文化沙漠”终于覆亡了。一个崭新的政通人和的时代开始了，这是被众多的有识之士称颂的邓小平时代。

林语堂博士不愧是中国人的骄傲。他熔作家、翻译家、杂文家、艺术鉴赏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于一炉。尤耐人回味的是：他曾在美国异想天开地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那台中文打字机的问世，几乎倾家荡产，告贷无门，终于和美国挚友韩素音女士绝交了……

林语堂出身于福建省龙溪县坂仔村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童年时代他曾立志做一名英文教师或物理教师，大学毕业后，他终于登上了北京清华园的讲坛，任教于中国第一流学府——清华大学英语系。林语堂悉心钻研中国文学。清华园曾是他成功的第一张温床。他的成功背后既有机遇，但更多的是耐劳吃苦，卧薪尝胆，不断探索和追求。

一九一九年，林语堂出国深造，先后荣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归国的林语堂博士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当年执教于鹭岛，信步闲庭于鼓浪

屿的花丛小道，乃缘于林语堂的慧眼识英雄。鲁、林曾结为至交挚友，你来我往，过从甚密。日后发生的微不足道的小小误会、芥蒂、裂隙却无法缝合，无言以释，此乃中国文坛不幸也。“后生们”却借着“过去鲁迅先生曾批判过林语堂”的大棒向他的作品一股脑儿挥去，几十年酿成的这坛苦酒时至今日才被泼掉。

林语堂先生曾短期供职于政界，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当了一名秘书。为专心从文，他放弃了月薪丰厚的职务。出国深造终于实现了他架设中西文化大桥的宿愿，也许这种美好的愿望和现实不是无可挑剔的。但这一切却无损于他仍是我国文坛为数不多的主将称誉。

林语堂先生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品是在上海完成的，数量虽不算多，影响却极大，这一时期，他创办《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杂志，撰写了不少艺术和寓意深刻的文章，被人们誉为“文学幽默大师”。影响深远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也是在上海完成的。

第二阶段是他写作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始于1953年，终于回国定居台湾的1966年。三十余年在海外的艰辛笔耕终于赢得了丰收。小说、传记、散文、中国名著英译本、论著，包罗万象，丰富多彩。他是中国文人中用英语从事写作的第一人，这是前无古人的。最畅销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竟破天荒地在美国发行了四十版。《神·鬼·人》(苏东坡传)、《无所不谈》、《京华烟云》、《朱门》等书在海内外广为流传，被读者交口称赞。

林语堂说，我活了七十四年，手头有一大捆矛盾，这些矛盾乃是他的生动的文学艺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素描，他是个矛盾的复合体：

——他热爱中国，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 他崇拜西方，却蔑视西方教育理论；
- 他喜欢出奇制胜的飘逸文章，又是一个富有幻想力的作家；
- 他对文学、女性、地质、原子、音乐、电子、打字机、电动剃须刀都有兴趣，对很多方面造诣极深。

林语堂带着一捆矛盾，终于离开了这个充满矛盾和生气的尘世，在祖国海峡的一隅永远安息了。

《林语堂经典名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对辛勤笔耕的才子奇人所处时代多方位的了解，剖析林语堂的艺术细胞，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林语堂的时代过去了，但林语堂求学、治学、勤奋、自律的品德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林语堂的时代过去了。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中国将更有希望，更富魅力。时代赋予十二亿中国人更重的历史使命，聪明勤奋的中华民族子孙只有用汗水和智慧去超越前人，去迎接新世纪的光明和希望。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金秋，漳州

作者原序

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存心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一九三六年我全家赴美时，身边除去若干精选的排印细密的中文基本参考书之外，还带了些有关苏东坡的以及苏东坡著的珍本古籍，至于在行李中占很多地方一事，就全置诸脑后了。那时我希望写一本有关苏东坡的书，或是翻译些他的诗文，而且，即便此事我不能如愿，我旅居海外之时，也愿身边有他相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刚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

元气淋漓富有生机的人总是不容易理解的。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在一个多才多艺，生活上多彩多姿的人身上，挑选出他若干使人敬爱的特点，倒是轻而易举。我们未尝不可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

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人为他忧心焦虑，令人不知应当因其大无畏的精神而敬爱他，抑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汇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他保持天真淳厚，终身不渝。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谋算，与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诗词文章，或一时即兴之作，或是有所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刚猛激烈，正如他所说的“春鸟秋盟之声”；也未尝不可比做他的诗句：“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但是他却光风霁月，高高超越于苟苟营营的政治勾当之上了。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吟诗作赋，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与自己有何利害，则一概置之度外了。因是之故，一直到今天，读者仍以阅读他的作品为乐，因为像他这一等人，总是关心世事，始终抗言直论，不稍讳隐的。他的作品之中，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而有力，虽胥视情况之所异宜而其趣，然而莫不真笃而诚恳，完全发乎内心。他之写作，除去自得其乐外，别无理由，而今日吾人读其诗文，别无理由，只因为他写得那么美，那么朴实无华，那么字字自真纯的心肺间流出。

一千年来，为什么中国历代都有那么多人热爱这位大诗人，我极力想分析出这种缘故，现在该说到第二项理由，其实这项理由，和第一项理由也无大差别，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那就是，苏东坡自有其迷人的魔力。就如魔力之在女人，美丽芬芳之在花

朵，是易于感觉而难于说明的。苏东坡主要的魔力，是熠熠闪烁的天才所具有的魔力，这等天才常常会引起妻子或极其厚爱他的或为了使他免于旁人的加害而劝阻他、保护他。他身上显然有一股道德的力量，非人力所能扼制，这股力量，由他呱呱落地开始，即强而有力地在他身上运行，直到死亡封闭上他的嘴，打断了他的谈笑才停止。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他能狂妄怪癖，也能庄重严肃；能轻松玩笑，也能郑重庄严。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他享受宴饮、享受美酒，总是热诚而友善。他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意之事，便觉得“如绳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个诗人、画家与老百姓之挚友的事迹。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写作优美，作为勇敢，绝不为本身利益而动摇，也不因俗见而改变。他并不精于自谋，但却富有民胞物兴的精神。他对人亲切热情、慷慨厚道，虽不积存一文钱，但自己

却觉得富比王侯。他虽生性倔强、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过也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艺、好奇深思，虽深沉而不免于轻浮，处世接物，不拘泥于俗套，动笔为文则自然典雅；为父兄、为丈夫，以儒学准绳，而骨子里则是一纯然道家，但愤世嫉俗，是非过于分明。以文才学术论，他远超过其他文人学士之上，他自无须心怀忌妒，自己既然伟大非他人可及，自然对他人温和友善，对自己亦无损害，他是纯然一副淳朴自然相，故无需乎尊贵的虚饰；在为官职所羁绊时，他自称倜傥如辕下之驹。处此乱世，他犹如政坛风暴中之海燕，是庸妄的官僚的仇敌，是保民抗暴的勇士。虽然历朝天子都对他怀有敬慕之心，而历朝皇后都是他的真挚友人，苏东坡竟屡遭贬降，曾受逮捕，忍辱苟活。

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所以，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不无缘故。

苏东坡一生的经历，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在玄学上，他是个佛教徒，他知道生命是某种东西刹那之间的表现，是永恒的精神在刹那之间存在躯壳之中的形式，但是他却不肯接受人生是重担、是苦难的说法——他认为那不尽然。至于他自己本人，是享受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在玄学方面，他是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

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里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人生观。人生最长也不过三万六千日，但是那已然够长了；即使他追寻长生不死的仙丹露药终成泡影，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

本书正文并未附有脚本，但曾细心引用来源可考之资料，并尽量用原来之语句，不过此等资料之运用，表面看来并不明显易见。因所据来源全系中文，供参考之脚本对大多数美国读者并不实用。资料来源可查书后参考书目。为免读者陷入中国人名复杂之苦恼，我已尽量淘汰不重要人物的名字，有时只用姓而略其名。此外对人也前后只用一个名字，因为中国文人有四、五个名字。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之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目 录

- 丛书总序 (1)
作者原序 (1)

第一卷 天生我才

- 第一章 文忠公，一个千古留传的美名，一腔
为民请命的热血 (1)
- 第二章 眉山人杰地灵，苏氏父子三人占中国
古八大文豪三席之地 (14)
- 第三章 不肯务正之子总有一天会觉醒奋发，
儿子说，长大要做范滂 (22)
- 第四章 父子三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此乃中
国科举考场之一绝 (32)
- 第五章 人也许可以成仙，困难就在于人难忘
人欲 (41)

第二卷 矢志未酬

- 第六章 神—鬼—人。他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驱魔降鬼后，能给生命以爱和温暖 (53)
- 第七章 司马光驳王安石：你所谓财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税而已 (69)
- 第八章 王安石是朋党之争的元凶，导致了宋代江山的覆亡 (91)
- 第九章 人的恶行：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 (114)
- 第十章 他告诉弟弟，上皇帝书呈出，恐有杀身之祸 (122)
- 第十一章 杭州的魅力浸润他的心神。诗人、名妓、高僧云集，此乃盛世乎 (129)
- 第十二章 抗暴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显赫的官场气派的蔑视 (154)

第十三章 黄楼前后之诗作，他讽刺了当政者的昏庸，把他们暗比夜枭(164)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判是必然之果，昨日筵中客，今日阶下囚(172)

第三卷 长歌当哭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的农夫之乐：刈草盖雪堂，风吹面如黑(187)

第十六章 《赤壁赋》不朽。世上只有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是供人享用的(201)

第十七章 瑜伽功与炼丹术迷住了心窍。人在宁静之先，须克服恐惧、恼怒、忧郁(209)

第十八章 浪迹天涯，结识天下凡人。上皇帝第二书里诉无居无食惨状(221)

第十九章 皇太后恩宠是福是祸？六只眼睛的乌龟要睡三只两眼龟的觉(232)

第二十章 国画乃“戏墨”之作。慧眼识英雄，米芾等作终成稀世之宝(246)

第二十一章 谦退之道可取乎？不追求政治，反为政治所俘(256)

第二十二章 造西湖为民谋福。昏官误灾情，巨款被吞，呜呼！谁助我乎也(269)

第二十三章 百姓渴望他为民代言。苛政猛于虎。终逃不脱政治陷阱(283)

第四卷 岂求来生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意料之中。“荒唐，皇帝没娶娘娘，为何雇奶妈”(291)

第二十五章 岭南流放之祸始于对小皇帝的反抗：如不纳谏，宁当算命先生或草药郎中(303)

第二十六章 “仙居”中的爱情回味无穷，57岁的隐士爱上了31岁的朝云姑娘(317)

第二十七章 落难琼岛受雷州太守接风。学神农尝百草，觅治风湿良方(326)

**第二十八章 平生不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西天
也许有，空想何用。他拒绝方丈超
度来生的建议(339)**

附录之一 苏东坡年谱(351)

附录之二 参考书及资料来源(354)

第一章

文忠公，一个千古留传的美名，一腔为民请命的热血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活着的人总会有好多可能的改变。还有，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显露出来。这就是何以评论与我们自己同时代的人是一件难事，因为他的生活离我们太近了。论一个已然去世的诗人如苏东坡，情形便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札记，他的七百首诗，还有他的八百封私人书简。所以知道一个人，或是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与否，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是否对他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爱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爱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哪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

在今天看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
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得越发充分。